



# 《雪后》别记

□王军



宗璞先生(左三)与作者(左四)

“几年来，常是怀念着北方。人问：‘为什么？’自己也不大说得上来。有时想，恐怕是念北方的冷、北方的雪罢。”

农历腊月初八的上午，在宗璞先生的住所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李博士正附在她的耳边，读《雪后》手稿的段落。宗璞先生的气色很好，精神颇佳，声音也清朗，只是听力略差些，要附在耳边高声说话。

“经过半年不安定的生活，总算定居在这亲切的土地上了。”

这“不安定”的半年，是在1946年。当年5月，宗璞先生从西南联大附中毕业，5月下旬，她随父母离开昆明到重庆。宗璞先生回忆，他们先由昆明走公路到重庆，在重庆候机一个多月。重庆天气酷热，每餐都要站起来去洗三四次脸，不然汗就会滴到碗里。7月下旬，她由重庆返北平。8月，父亲冯友兰先生赴美国讲学。秋天，她考入南开大学外文系。

李博士继续读道：“于是便总爱问人：‘怎么还不下雪？’天气一天天的冷，冷到人心底上，骨髓里，而我所盼望的一片洁白，始终还没有现在眼前。”

早些时候，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宗璞创作八十年座谈会，宗璞先生亲临现场。她当时说：“八十年，路好像很长，又好像很短，一下子就到了现在。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做到雅俗共赏。”

《雪后》正是一篇做到雅俗共赏的文章。“早晨，阴沉沉的。忽听见同学们喊：‘下雪了，下雪了！’狂喜涌上心头，可是，我却闭目领略了许久这愿望已成现实，而现实还未在眼前的快乐，我宝贵那时的心情，不愿即刻去迎接那飞舞的白花。”

李博士一边读，一边告诉宗璞先生哪些是被李广田老师圈点过的。其实，通篇几乎都被李广田先生圈点过了，密密麻麻。

在《雪后》的文末，宗璞先生写道：“想写信告诉昆明的友人，我找到了我爱的北方。”旁边，依旧是李广田先生满满的圈点。

## 二

这部《雪后》是未刊稿，作于1946年冬天，手稿现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，被定为国家三级文物。手稿的第一行繁体竖排写着“雪后 外文系三五九五冯钟璞”。我们来之时也讨论过，要向宗璞先生请教这个编号是怎么回事。

原来，1946年，当宗璞先生从西南联大附中毕业回到北平时，这一年清华、北大、南开三校联合招考，录取分数不等。宗璞先生报了清华，分数不够，被南开录取了。南开可能考虑到生源不够，又举行了一次单独招考。宗璞先生又报考了南开，结果也被录取。因为被两次录取，便有两个学号，宗璞先生选择了一个，即是“三五九五”学号。

这次我们还带来了宗璞先生另两部未刊手稿《荒原梦》和《明日》，以及两部代表作《红豆》和《弦上的梦》手稿。在《荒原梦》和《明日》手稿上，写着“三七二〇一五冯钟璞”。这是她在清华大学的学号。

1948年3月，冯友兰先生结束讲学回国，任清华大学教授、哲学系主任、文学院院长，家迁至清华园乙所。宗璞先生回忆：“一九四八年，我参加了清华的转学考试，因为不急于工作，身体也不好，不能苦读，所以仍然报考二年级。”“最主要的是不必往来于平津途上了。”（《考试失利以后》）

宗璞先生在南开大学外文系读了两年。那时卜之琳先生教大一英文，李广田先生教大一国文。南开校舍在抗战初起时被日军炸毁，宗璞先生入学时，校园还很荒凉，大片毁于战火的废墟依旧在目，断瓦残垣，夕阳残照，被称为“南开荒原”。

宗璞先生很喜欢女生宿舍琴楼后面那一大片稻田和野地，在那里可以看见夕阳西下。她的作文《荒原梦》就是写这一带的景色，得了“A+”的分数。从学号看，这时她已转到清



汪曾祺先生赠送给宗璞先生的画



《雪后》手稿末页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

华大学。

我们这次带来的《红豆》《弦上的梦》手稿，是别人抄写的，每篇上都有宗璞先生的手迹。宗璞先生当时就说，这是姚老师抄的——后来才知道她口中的“姚老师”是姚谷音。

根据梅贻琦的日记记载，1943年正月初四下午3点，梅贻琦为徐毓彬、姚谷音证婚。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还谈到，当天郑天挺代表徐毓彬的家长致辞。徐毓彬是江苏无锡人，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，之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，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学生。1940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，他回国后执教于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，著有《当代经济理论》，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播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。

## 三

在《雪后》手稿首页的最右侧，竖行题写着五个字：“第一次作文”。想来是作文发下来后，宗璞先生在上写的吧？

宗璞先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《A.K.C.》，原载天津《大公报》1947年8月13日、20日星期副刊，署名绿繁。题目“A.K.C.”是法文a casser的谐音，意思是“打碎它”，法文是宗璞先生的第二外语。小说中男主角送给女主角一件瓷器，上面刻着“A.K.C.”，但是女主角舍不得打碎它，就没有得到藏在其中吐露真情的信，两人因此而错过，成为终身之憾。

宗璞先生的第一篇散文是什么？

这次一见面，宗璞先生就问写滇池海埂的文章手稿是否在文学馆。根据《宗璞文集》“宗璞文学年表”，这是她1943年15岁的作品，“写滇池海埂之散文（佚题）刊于昆明某刊物，署名‘简平’。是为处女作”。她说现在所见的文章不是她的风格，想找手稿看一看。我们一时答不出，便说回到文学馆查后告诉她。

宗璞先生在2002年3月21日《野葫芦庐》后记里写道：“我的第一篇散文，也是我的第一篇创作，写于一九四三年，写的是昆明海埂的夜。遗憾的是这篇文章找不到了。而那文中描写的月夜、海波和印刷用的发黄的纸仍在我眼前。”

在2014年12月12日《宗璞散文全编》序里写道：“一九四四年夏天，我在西南联大附中高中一年级学习。学校安排我们到滇池中间的海埂上露营，夜间有站岗、偷营等活动，得以亲近夜色。我非常喜爱月光下茫茫的湖水，很想站在水波上，让水波带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我把这种感觉写了一篇小文，寄给昆明的某个杂志。文章发表了，是在一种很粗糙的土纸上。那是我的第一篇散文。我没有好好保存它，现在已经找不到了。而那闪着银光的茫茫湖水却永远在我的记忆里。”

她在《道路》里也写道：“我在一九四三年作为西南联大附中中学生参加童子军活动，到滇池露营，见月色甚美。回来写了一篇散文，投寄昆明一个杂志，很快发表。只记得刊物的纸张很粗糙、发黄，但它究竟是我的第一篇创作。”

翻看《宗璞文集》，发现宗璞先生在2005年7月8日补记的《题未定》里说：“一点说明：偶拣旧物，发现几张发黄的纸稿，纸边已残缺，字是

竖行写的，细看是一九四五年的旧稿。这是我的第一篇小说，看来是想投寄某个刊物而未寄。”而这旧稿是1945年10月12日稿。

经向《宗璞文集》责任编辑杨柳老师请教，宗璞先生是把一张旧报的扫描件发给她，标题是“我生平所最值得回味的事”，标题左上方标注“第四届征文拔萃之一”，文末是“利用了一个星期日写成 8, 19, 1945灯下”。

从这篇征文里“常常的想起有一个旅行，使我耽溺于这次旅行的余味中”“我摔了一跤，好几个月才好”等内容，可以见出海埂露营是在1945年8月之前——至少几个月之前的事。从“一年的学习又过去了，从今天起就可以尽量地玩一个长长的假期”“七月的太阳晒着，海水发亮，天蓝得像海底，躺在沙滩上，一手摸着水，一手摸着阳光，忘了一切”等内容，可以看出这是1944年或1943年的暑期。

宗璞先生1942年14岁，秋天考入西南联大附中初二，住校。1943年15岁，上半年因父亲往重庆、成都讲学，母亲往成都治病，借住在梅贻琦家中。同年8月，父亲母亲回到昆明，此年秋天她应该读初三。1944年16岁，秋天应该升高一，升学前的这个假期可能便是“一个长长的假期”。1945年她17岁，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。1946年5月，她自西南联大附中毕业。

结合宗璞先生自述“一九四四年夏天，我在西南联大附中高中一年级学习”，大致可推出滇池海埂露营发生在1944年7月，而宗璞先生在1945年8月19日星期日完成这篇“我生平所最值得回味的事”征文。

## 四

“壮游谁似冯宗璞，打伞遮阳过太湖。却看碧波千万顷，北归流入枕边书。”这是汪曾祺为宗璞写的打油诗。“在宗璞创作八十年座谈会上，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陈建功回忆起20世纪80年代初，他与汪曾祺先生、宗璞先生一同参加太湖笔会并互相以诗赠友的话。

同行的保管阅览部的研究员邱女士，戴着白手套为宗璞先生展开汪曾祺先生的画作《紫色的瀑布》。这幅画是应宗璞先生嘱咐特意带来的，画上题着“宗璞补壁丙子杏花村时 汪曾祺”。

“紫色的瀑布”应该是汪曾祺先生对应宗璞先生的名篇《紫藤萝瀑布》特意画的。《紫藤萝瀑布》的声名远播海外。宗璞先生在《八十初度感怀》里有诗：“八千里外现紫藤，五十年前栽红豆”，这句诗对应的正是日本和新加坡学习中文的教材中有的《紫藤萝瀑布》和1957年发表的小说《红豆》。

作此画时，距1981年太湖笔会过去了五年。这几年间，汪曾祺先生已经赠送过宗璞先生好几幅图画了。这次我们在宗璞先生家就看到汪曾祺先生赠送的第一幅画，无论是构图还是装裱都朴素至极。

那是宗璞先生第一次向汪曾祺先生讨画：“不想一周内便来了一幅斗方。两只小鸡，毛茸茸的，歪着头看一串紫红色的果子，很可爱。果子似乎很酸，所以小鸡在啄磨它。”（《三幅图》）随后，汪曾祺先生又给宗璞先生画了一幅牡丹

图并题诗：“人间存一角，聊放侧枝花，临风亦自得，不共赤城霞。”此外，还有一幅水仙图和一幅写意荷花图。

而《紫色的瀑布》这幅画是用形象来阐释宗璞先生的文字：“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，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，像一条瀑布，从空中垂下，不见其发端，也不见其终极，只是深深浅浅的紫，仿佛在流动，在欢笑，在不停地生长。紫色的大条幅上，泛着点点银光，就像迸溅的水花。仔细看时，才知道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，在和阳光互相逗逗。”“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、下面的待放。颜色便上浅下深，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，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。”

《紫色的瀑布》中有着生命的光亮和喜悦，藤萝的紫色较凝重，也有淡淡的光洒在绿叶间，恰似瀑布缓缓流淌。

## 五

《雪后》作文的末尾，是李广田先生的评语：“我很喜欢你的文章的节奏：像听一个会说话的在说话，像听一个会唱歌的人在唱歌。我想，你也许可以写诗！”

宗璞先生说，她十八九岁时偶然写了一首新诗，因那时在南开大学就读，便投寄天津《大公报》，竟得发表，编辑是袁嘉嘉先生。那首诗是《我从没有这样接近过你》，发表在1947年6月20日天津《大公报》，宗璞先生时年19岁，署名“冯璞”。1948年10月24日，宗璞先生新诗《一个年轻的三轮车夫》刊于天津《大公报》，10月31日，她再于天津《大公报》发表新诗《疯》，这两次的署名也是“冯璞”。

宗璞先生说：“一九四八年我到清华上学，那时常写一点小诗，都是偶感之类，不合潮流。一次曾随几个同学到朱先生家，同学们拿出自己的诗作请朱先生看，我也拿出一首凑热闹。朱先生认真看了，还说了几句话，可惜不记得说的什么了。”（《耳读（朱自清日记）》）

朱自清先生是1948年8月12日去世的。秋天，宗璞先生经考试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二年级。《朱自清日记》从1924年7月28日开始，到1948年8月2日为止。朱自清先生看到的是已经发表的《我从没有这样接近过你》，还是即将在他去世后发表的另外两首新诗？

1941年10月下旬，李广田先生和朱自清先生在四川叙永相遇相识。朱自清先生在《新诗杂志》序里说道：“秋天经过叙永回昆明，又遇见李广田先生；他是一位研究现代文艺的作家，几次谈话给了我许多益处，特别是关于新诗。”

李广田先生在《记朱佩弦先生》里回忆说：“真正和朱先生相识是在三十年夏天，朱先生休假期间，由成都回昆明西南联大，路过川南的叙永。”“为了等车，他在叙永住了不少日子，我没见过几次，都谈的很愉快，主要是谈到抗战文艺，尤其是抗战诗，这引起他写《新诗杂志》的兴致。”

李广田先生是山东邹平人，1935年北京大学毕业，抗战爆发后流亡西南各地，在一些中学和大学任教。1941年后至西南联合大学、南开大学任教。在南开大学任教期间，因参加反饥饿、反内战运动，李广田先生遭当局通缉，在天津难

以存身。于是朱自清先生邀请李广田先生来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。1948年3月10日，朱自清先生在家里主持中文系第二次系务会议，决议增设文学概论课作为二、三年级的必修课等，由李广田先生负责讲授。

宗璞先生在《耳读（朱自清日记）》里回忆：“记得他去世前数日，父母到医院看望，也带着我。我站在母亲身后，朱先生低声问了一句：‘你还写诗么？’我嚷嚷着，不敢大声说话。他躺在那里，比平时更加瘦小，脸色几乎透明。那时我对死亡没有什么概念，只觉得父母亲的脸色都很严肃。五十多年过去了，我还记得那个院子和病榻上朱先生几乎透明的脸色。”

宗璞先生说，这部日记是朱自清先生之子朱乔森教授在化疗期间骑自行车送来的。读完全书，他已又住进医院。宗璞先生说要写一点感想，真写下来时，朱乔森教授已然作古。宗璞先生写《耳读（朱自清日记）》是在2002年5月，而朱乔森教授去世是在同年4月5日，我曾经在兰花厅为朱乔森教授送行。

李商隐是宗璞先生极喜欢的诗人。我发表过关于李商隐的散文，李商隐诗鉴赏也正在《名作欣赏》连载。关于《红楼梦》，我因为读过宗璞先生的《采访史湘云》，想来她一定是最喜欢史湘云的，一如周汝昌先生。不料宗璞先生一口答道“探春”，我还在惊愕之间，她随即问我更喜欢谁，我脱口而出“林黛玉”，宗璞先生什么也没有说。

## 六

《雪后》约作于1946年冬天，我也翻看了那个时期作家写雪的文章。

1947年2月11日，阿英先生在《雪的沂河》中写道：“整个河身一片白，南面有很大的雾气，隐隐地有些树木和幻境的楼阁、亭台。河东岸的河阳镇的屋宇，也都笼罩在雪的光辉之中，一片白。沂河——成了雪的河流了。”

宗璞先生同阿英先生都在中国文联工作过。她曾回忆自己在文联研究部工作过的情形：“常常是办公室门一开，便出现他那圆圆的、慈祥——这两个字特别合适——的面容，总是带着微笑；声音总是有些沙哑，和我们谈着工作、学习、生活。”（《序钱晓云（飘忽的云）》）

还有，沈从文先生于1946年10月12日重写的《雪晴》：“我得看看雪晴的庄宅，办过喜事后的庄宅，那份零乱，那份静。屋外的溪涧，寒林和远山，为积雪掩覆初阳照耀那份调和，那份美，还有雪原中路坎边那些孤兔鸟雀径行的脚迹，象征生命多方的图案画。”

宗璞先生喜欢雪，她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到过。比如《一年四季》：“一转眼，在这校园里，住了将近一年了。先是雪如花，再是花如雪。”

比如《不沉的湖》：“我爱雪花，那轻盈的，徐徐地飘落下来的雪花。”

比如《红豆》：“那是那一年冬天的第一个下雪天。路上的雪还没有上冻，灯光照在雪花上，闪闪刺人的眼。”

她还在法文版小说集《心祭》序里写道：“后来学了一年法文，现在只记得 Villon 的一句诗：‘去年的雪今何在？’”

晚上回家路上，恰看到北京新闻《北京下雪了！今晚的雪算今冬初雪吗？》：“1月7日傍晚，北京延庆地区自北向南出现短时降雪天气，冬日氛围浓厚，也为今日‘腊八节’增添了几分意蕴。除此之外，北京城区多地也有降雪，多名网友都记录下了这一浪漫瞬间。”不禁想起禅宗里的一句话，“好雪片片，不落别处”。好雪片片，不落别处，落在何处？

